

看了七个医生才确诊，溃疡竟然是癌症

文/小小

手术到现在一个月，有时候觉得像一场梦，不过梦醒时和从前不一样：身上多了伤疤，还需要努力去适应新的生活。

但是，活着，没有转移，就很知足。

我的病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是很陌生的，甚至都没听说过。写下这段经历，是想和大家说：别忽视身体的小问题，哪怕只是很小的溃疡，也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治愈率很高，却容易被延误的癌症。

第一次就医：医生说可能跟哺乳期有关

一直一个人带女儿，感觉很累，四月底，想提前回家，给自己放放假，就带着宝宝回东北老家避暑。

到了五月，发现自己舌头上长了一个溃疡，这是人生第二次长溃疡，而且不吃东西基本没感觉，就没当回事，想着在哺乳期，也就没有吃药。

五月份老公来东北看我们，顺便带着孩子去大连旅游，那时溃疡依旧没好，老公说要不你去看看吧，我嘴上答应着，心里依旧没太在意。

旅游回来后送走老公，没几天就是宝宝打疫苗的日子。疫苗是在医院打，想着打完要观察半小时，就干脆让爸爸看着她，我就去口腔科看了看。

医生看过后说：你这个口腔溃疡有点严重，可能和你最近在哺乳期，抵抗力低有关系。开了漱口水，让回家一天用三次，多吃瓜果蔬菜。

听了医生的话我放心地回家了，这是第一次就医。

线上咨询：医生建议面诊做活检

溃疡不大也不小，想着医生都说了没事，也没有太大的不适感，就没管它，和往常一样的过着。

7月底的一天晚上，我看到了一个线上健康咨询，注意到有口腔科，想着一直没好的溃疡，干脆试着问问。

咨询了第一个医生，没一会儿医生给我退费留言，建议去医院面诊，有必要可以要求活检。

看到这个退费理由，当时人有点懵，怎么得个溃疡还要活检，既然被退费了就再换个医生问问，新换的这位医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如果没有她，我可能一直都不会重视。

如果没有她，我不知道还会被几个医生误诊，拒绝活检。

这位孔医生，是一位在海外的医生，她当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个可能不是溃疡，建议立即去医院要求活检，希望是好的结果。

第4位医生：没事

第二天一早，和妈妈去了家附近的医院，开门见山地和医生说我要活检。医生看了之后说，你这是义齿磨损造成的创伤性溃疡，没事的，你才多大啊，乐观点，舌癌都是中老年人的疾病，而且男的比女的几率大。

听到这些话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，我高兴地回家了，开始口服维生素B2。

这是我看的第二家医院，也是接触的第4位医生。

第5位医生：创伤性溃疡

又过了差不多半个月，这颗溃疡依然顽固地长在舌头上，和孔医生交流后，她严肃地告诉我，尽快换医院要求活检，强烈要求。

那个时候我还和爸爸带着孩子在阿那亚旅游，于是网上预约了回家第二天当地最好医院的口腔科专家号。在那时，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的。

去看了医生，依旧说创伤性溃疡，回家点滴抗生素消炎，两周不消，门诊手术切了就好了，依旧说了那句你才多大，乐观点生活。

这是第三家医院，第五位医生。

第6位医生：可能是义齿的影响

一周多的点滴抗生素，看起来溃疡似乎有在变小，开心地把图片发给孔医生，告诉她。

隔了很久，她发来消息，建议我去省城的附属大学口腔医院颌面外科就诊，尽快，越快越好。可是网上近一周已经没有号了，于是挂了VIP部的专家。第二天启程去省城看病。

看过后，医生说像又不像，义齿也是有影响的。于是帮我打磨了义齿，然后说：你回家吃药漱口，断奶吧，两个星期

后复诊。

这是我去的第四家医院，第六位医生。

孔医生：耽误不得，尽快活检

回去把结果告诉了孔医生，她很气愤，说为什么都不给活检呢，我从照片就能看出不对了，为什么面诊看不出呢，这个真的耽误不得啊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发来消息，问我方便去北京吗，她帮我联系了北京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黏膜科的医生，愿意为我做活检看病。可是宝宝太小，那时的自己也有侥幸心理，说不是很方便去。

这里要感谢北京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韩医生，她知道我不方便去北京后，帮我联系了白天去的省城医院黏膜科魏主任，说愿意为我做活检。

第二天买了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往医院，9月4日周二做的活检，那一天宝宝20个月，我们的亲喂时光也在那一天结束，说好的自然离乳，变成了突然的强迫离乳。

一切顺利地做了活检，医生很好心地帮我做了加急，并告诉最快可能周四出结果，让我记得到时候打电话问一下。

曲折的就诊经历让我对老家的医院失去了信心，和老公商量，不论好坏结果，如果要手术，那就回重庆吧。

活检病理诊断：鳞状细胞癌

妈妈说：你喂了这么久的奶，都没弄过头发，染个头精神点回重庆。

周四，上午我和妈妈一起带着宝宝去逛街，买了一些要带回来的东西。中午和宝宝一起去了姥姥家，自己出门去染头，出门前妈妈嘱咐我不要自己打电话问结果，我陪着你，你再问。

染头时，孔医生发来了微信，短短几个字：这是魏大夫发来的结果。然后我像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，终于等来了那张病例图片，看见了那刺眼的几个字：

(舌)鳞状细胞癌(高分化)。

面对现实

不知道是在外面的缘故，还是懵掉了，我以为拿到结果会大哭一场，然而没有。

我把图片转给老公，让他尽快帮我

联系医院，也让他告诉我妈妈一声，我不想在外面打电话说这个事。老公回了我消息，重庆联系的医院要求必须要把活检切片带回，还要尽快回重庆。

爸爸帮我打电话，说可以马上取，刚好染好头发，和爸爸约定火车站见，下了火车，除了坐轻轨基本都在跑，赶在医生下班前取到了病理切片。

回程的火车，我余光看见爸爸一直在翻百度，我也看见他眼睛红了。我们都在强忍着情绪。他时不时和我说一句：我查了这个没事的，高分化是早期，再难有爸爸在呢，别怕。

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，进门后妈妈终于忍不住情绪，抱着我哭了，这是生病我哭过的三次中的一次。我和妈妈说：我想陪着她长大，我舍不得你们。

女儿看着我和妈妈都在哭，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我和妈妈说：别哭了，别吓到她，我们就哭这一次，以后都不许哭了，既然发生了，就乐观勇敢的去面对，去打败它。

感谢家人和朋友，帮我们找了医院，联系了专门做这个手术的医生。

周六飞回重庆，周日和老公久违地约了次会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像曾经17岁刚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吃小吃街。晚上陪我去吃了爱吃的海鲜自助，他一直说多吃点，手术后好久吃不到了。

周一见了医生就办理了入院。回家收拾了住院的物品，抱了抱女儿，和她不舍地告别。这是她出生后我们第一次分开。

不幸中的万幸

老公的假期有限，爸爸也是，妈妈要带宝宝。所以我和他们说，手术前不需要人陪我，你们把假期都留在手术酒吧，毕竟手术前除了舌头不适，没有任何其他的不适。

星期二，在护工的陪伴下，我做完了堆的术前检查。第一次做CT，药打进去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失禁了，好尴尬，还好后来发现并不是。

也被问了几次，家属呢，我说我知道我是什么病，家属在上班，有什么和我直接说就好。有种小宇宙爆发了的感觉。

(下接第B3版 →)